

晋城市土地财政的效应分析

程晓君

河南理工大学测绘与国土信息工程学院

[摘要] 本文以2000到2020年晋城市的土地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末平均常住人口等作为原始数据,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构建C-D生产函数,实证分析了晋城市土地财政对本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结果表明,晋城市土地财政对晋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45.3%。

[关键词] 晋城市; 土地财政; 土地出让金; 地方财政收入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9.748

1 晋城市土地财政问题的正效应分析

1.1 促进了经济增长

为了分析晋城市经济增长与土地财政之间的关系以及土地财政在晋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利用2010-2020年该市的相关数据资料,借助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构建相应的函数模型对此进行定量分析。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影响人均产出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分别是人均公共支出 g 和人均资本数量 k ,其函数关系可用下式表达:

$$y = f(g, k)$$

式中: y 为人均产出; g 为人均公共支出; k 人均资本数量。

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来源主要是一般预算收入和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预算基金收入。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比性,本文用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和土地出让金作为公共支出的来源,用两者之和表示公共支出来源的总额。同时,为了突出反映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还将上述收入总和分为土地财政收入和扣除已列入土地财政收入的相关土地类税收后的一般预算收入两大部分。如此,经过调整的上述内生经济增长函数关系就可以表示为:

$$y = f(p, d, k)$$

式中, y 表示人均产出; p 表示一般预算收入扣除土地类相关税收后的人均数额; d 表示人均土地财政收入; k 表示人均资本数量。

在明确了土地财政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函数关系后,本文利用晋城市2010—2020年的相关数据来实证分析了土地财政对其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及影响程度。在实际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来表示三者之间的明确模型关系,即:

$$y = Ap^{\alpha}d^{\beta}k^{\gamma}$$

由于该模型为非线性形式,为了便于分析,将模型两侧取对数,转化成线性形式:

$$\ln y = \ln A + \alpha \ln p + \beta \ln d + \gamma \ln k$$

式中: y 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人均资本数量 k 则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同时,为了消除价格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的所有数据都以GDP平减指数进行了调整。

运用SPS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输出结果见表4-1、4-2和4-3:

表1-1 模型汇总表

模型	R	R方	调整R方	标准估计的误差
		.9256	.8937	.02899

表1-2 方差分析表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回归	.732	3	.02439	29.02	.0003
残差	.005	7	.00004		
总计	.079	10	.0079		

表1-3 回归系数表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常量)	2.615	.372	1.736	7.03	0.000
lnk	-0.786	.059	-.219	-1.33	0.227
lnp	.418	.062	0.270	6.70	0.000
lnd	.301	.041	0.204	7.32	0.000

注: ①预测变量: (常量), lnk, lnd, lnp; 因变量: lny. ②模型中涉及的原始数据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般预算收入、土地出让收入都来源《晋城财政年鉴》(2020); ③计算各变量人均水平时所采用的总人口数为年平均常住人口; ④该分析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pss17.0(中文版)。

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系数有98.8%,模型整体的显著性P值接近于0,设定的三个变量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设定的模型相对合理、有效。将回归分析得出的变量系数带入原表达式,则得出如下方程式

$$y = e^{2.615} p^{0.418} d^{0.301} k^{0.079}$$

利用上式可以计算出晋城市土地财政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系数如下:

$$R_d = 0.301 / (0.418 + 0.301 + 0.786) * 100\% = 45.3\%$$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土地财政对晋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系数为45.3%。因此,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土地财政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2 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分税制改革之后,各级地方政府承受着巨大的“财政赤字”压力,各级地方政府一方面把更多的资源倾注于能够给政府带来更多经济利益的产业,最终导致用地类型上的单一和结构失调。另一方面以土地出让金为核心的土地财政变得炙手可热,土地扩张行为也间接地带来了城市规模的扩大。晋城市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城镇化水平也从2010年的51.04%提高到2020年的62.72%,十年之间,城镇化水平提高了11.68%。

2 晋城市土地财政问题的负效应分析

2.1 推动了房价的升高

晋城市近十年来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而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追逐所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政的来源主要依靠土地财政政策,它有足够的理由推高房价。房价的持续攀升,不仅透支了城镇居民未来的消费能力,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加大了居民的经济负担,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2.2 积累了金融风险

2010年以来,由于新预算法的修改,地方政府债券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债务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截至2019年地方政府债券占到晋城市地方政府性债务的99.72%。地方政府债券的本质是由财政资金偿还、政府负有直接偿债责任的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信誉的背书是地方政府拥有的最大资产——土地使用权。2000至2020年间,晋城市地方政府性债务量增加了74倍。2020年债务率为92.5%,已经非常接近国际公认的债务率警戒线100%。

3 结束语

受数据收集的时间、地域、获得条件等限制,某些年份的数据资料不够完整,导致分析的结果不够深入。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本文所涉及的土地财政效应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仍有很多提高和进步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周美彤.中国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D].辽宁大学,2019,12
- [2]Barro, R.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103-126